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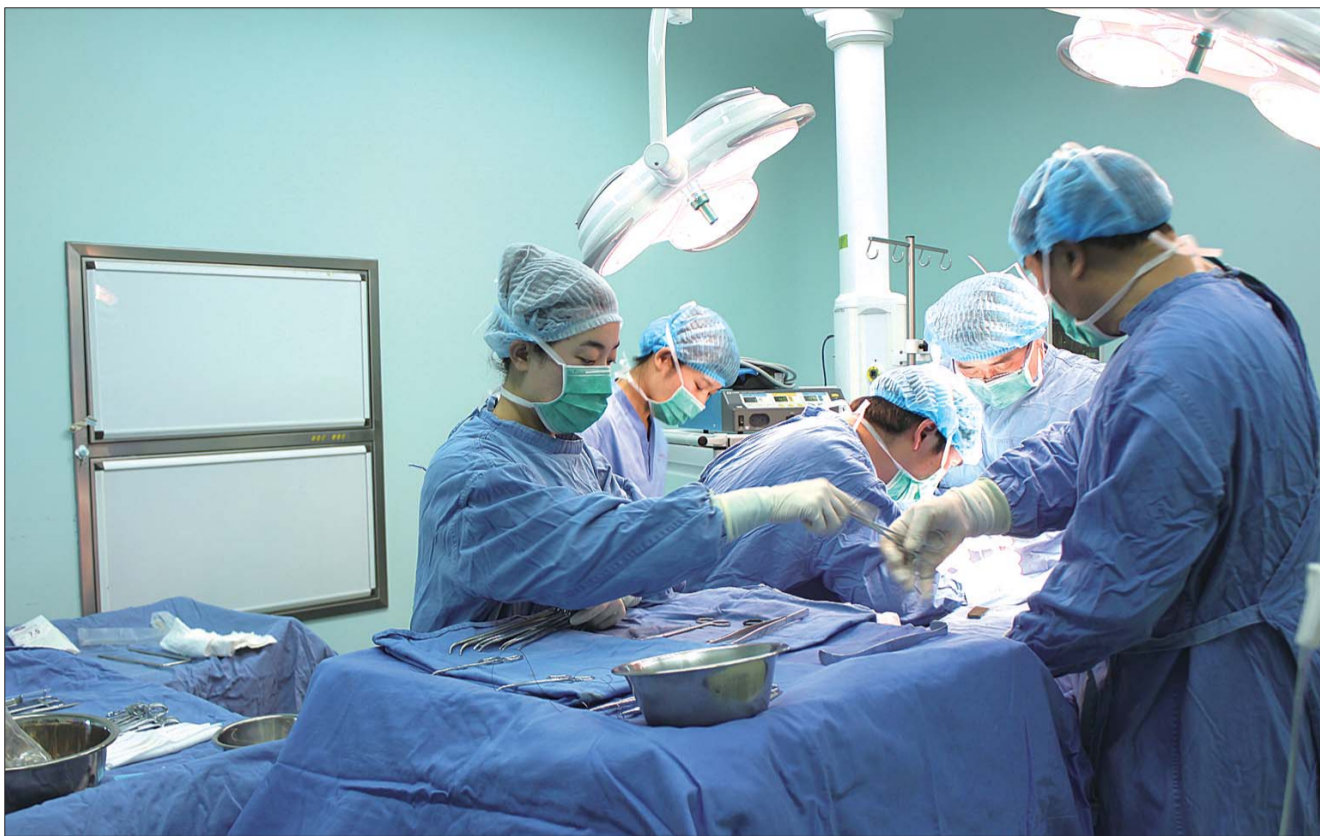
# 连站8小时,怕上厕所不敢喝水

## 护士节前夕,本报记者走进医院手术室体验护士工作

文/片 本报记者 彭彦伟

“

有这样一群人,每天工作就是站在手术台前,短则一两个小时,长则十多个小时,中间不允许出入;每天下班时间,能吃上一顿热乎饭对她们来说就是一种奢侈;不管什么时候,不管几点,只要接到电话,半小时内必须赶到科里。长年的工作给她们造成了静脉曲张等职业病。在护士节来临之际,让我们一起走近日照市人民医院手术室的护士们。



每一台手术,对于医护人员来说,都是体力和精神的双重考验。

### 累了单腿站立就算休息

5日上午11点,3个多小时手术后,日照市人民医院手术室护士迟美玲才喝了口水,接着她又被叫到了另一台手术台上,继续忙活。“3个小时对我们来说已经算是个小手术了,连着站个十多个小时很正常。”迟美玲说。

1989年出生的迟美玲已经在手术室工作了3年,中等个,戴一黑边眼镜,说话非常利索,“她们都说我像小孩,我比较好动,呆不住。”迟美玲说。

虽然年纪不大,但高强度的三年工作,已经让迟美玲非

常老道。这三年的工作,她最大得感受就是累和紧张。每天早上8点,一上班就要扎进手术室里。“手术室最多的时候一天有四十多台手术,我们每人每天跟三五台手术很正常。”迟美玲说。

迟美玲跟的最长的一台手术从早晨8点一直到下午4点,8个小时,中间就没走出过手术室。吃饭,去洗手间等都要等手术结束后才行。“手术中间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换护士的,我们必须配合好医生的工作。”迟美玲说。每当有大手术

的时候迟美玲都不敢喝水,害怕中间上厕所。

在手术台上,手术室的护士们眼要一直盯着医生,对医生下一个动作要有一个预判,“医生需要什么工具我们要提前准备好,尤其是急诊手术,每一秒钟对病人来说都很重要。”护士长申玉琴说。只要走进手术室,这些护士们的活动范围就在自己脚下不到一平方米的地方。“累的时候就轮着蜷一下腿,单脚站一会,这就是最大的休息了。”副护士长张宋百灵说。



每次手术前,都要细致做好准备工作。

### 凌晨两点赶往医院 专挑有路灯地方走

手术室护士工作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因素太多,时间紧张。虽然每周有一天休班,但如果遇到突发事件人手不够,接到通知半个小时内必须赶到手术室。手机要24小时开

机,每周她们还有一个晚上属于听班时间,所谓听班就是如果晚上值班护士忙不过来,你要随时赶过去。

作为一个小姑娘,迟美玲最害怕晚上去单位,“看到车都不

敢打,就找有路灯的地方转着走。”迟美玲说。她记得,有天凌晨2点接到单位电话,自己往单位走,从出家门就给妈妈打电话,一直打到进入医院,“心里肯定害怕。”迟美玲笑着说。

### 体力精神双重压力 做梦都在清点手术物品

手术室护士是一个体力和精神都要求非常高得工作,一个好的体力是最低要求,“有时候一天站十多个小时,没有一个好的体力根本坚持不下来。”申玉琴说。只要站在手术台上,精神高度的紧张代替了身体的疲惫,“只要一上手术台,你连感觉累的时间都没有,每一个细节要求都非常严。”日照市人民医院手术室护士长申玉琴说。

记者走进了一间正在手术中的手术室,里边有股巨大的烤焦的味道。护士郑亚平一丝不苟得盯着医生,长时间得工作经验,一个眼神她就知道医生需要什么工具。

对于手术室的护士,如果第二天知道要做什么手术,提前一天晚上就要查阅相关资料,手术中可能会需要什么物品,自己又要做哪些工作。“时间长了自己就和半个医生差

不多。”迟美玲笑着说

与其它科室护士相比,手术室也是一个风险非常高的科室。除了要配合医生在手术台上的工作,还要清点手术中使用的纱布、针等所有物品,只有所有物品都能对起数来,这一

台手术才算结束。

“手术用针都比较细小,包括纱布之类的如果少一样,最害怕把任何一样手术用品留在病人身上。”申玉琴说,年轻护士找她聊天,说晚上做梦都在清点物品。



手术中,各种手术器具都要熟练分拣递送。

### 护士心声

## 请假需提前五六天 谈个恋爱都没时间

申玉琴今年四十多岁,年轻一点的护士比她孩子大不了多少,在她的心里更多的是对这些护士,对这些孩子们的愧疚。

“能体会到她们的累,非常不容易,所以当她们休班或有事,但科里又需要她们的时候,总是不好意思和她们说,张不开嘴。”申玉琴说,“这里的年轻护士都没时间谈恋爱,请假都要提前五六天,很多人也

不理解她们的工作。”

吃上一顿热乎饭有时候对她们来说就是一种奢侈,中午12点开始吃饭,到下午三点还有护士陆续才吃饭。“什么时候手术结束什么时候吃。”申玉琴说。在记者与她们交流中,十一点半左右,郑亚萍从手术台上下来,手里拿了几个小面包,一边吃着一边走向下一台手术,这就是她的中午饭。

本报记者 彭彦伟

## 病人康复是最大安慰 不少护士职业病缠身

这么辛苦的一份工作,能支撑她们这么多年一路走下来的就是病人们能健健康康的走出去。

“有时候心里也挺受煎熬的,尤其是看到一些年轻的或者小孩病情比较厉害,心里感觉非常难受。”宋百灵说。在宋百灵印象中,有个六七岁的孩子因为病情比较严重,在手术台上就不行了,下了手术台宋百灵哭的一塌糊涂,“不亲身经

历永远想象不到会有多痛苦。”宋百灵说。

长年站立的工作,给他们带来了多处职业病,“长时间在我们手术室干,静脉曲张,颈椎病等疾病。”申玉琴说。忙碌的时候,连着在手术台上站七八个小时,走出手术间胳膊都抬不动。“现在最希望就是能痛痛快快休个班,睡个好觉。”迟美玲说。

本报记者 彭彦伟